

跟清晨道一声早安

李 晓

去年秋天多雨,整个城市浸泡在雨水中。有天凌晨我便早早醒来,还不到五点钟。打开微信,发现还有比我醒得更早的人,已经在发朋友圈了。比如开长途货车的老刘,那天凌晨他发的朋友圈是这样的:他把车灯打开,一束亮光划破黑沉沉的夜空,朦胧的群山还在酣睡之中。我给老刘点了一个赞,发现这样还是太流于形式,于是再加点评:“刘哥,辛苦了,早安!”老刘回复,凌晨四点就起床发车了,拉着公司的货物正从贵州的山路上赶回来,停下车,在朋友圈里给亲友道上一声平安。老刘在微信回复里还对我加了一条问候:“兄弟啊,喊你睡前喝一杯牛奶有助睡眠,你喝了吗?”

那个秋凉的早晨,听到老刘这样一声问候,心头一暖,听窗外雨声,落在心里转瞬就换了季节,成了春雨。

高额挺鼻秃目光幽凉的老何,他外表看起来是一个很阴沉的人,其实骨子里是个热心肠。想起那年我买房,接连找了几个朋友借钱,都遭到客气的拒绝。有天上午,老何戴着一顶电影里当年地下工作者似的帽子,他推开门,见没有旁人,“哗”地一下打开裹着的报纸,是捆着的一叠钱。老何拍着我的肩膀说:“我说你啊,怎么不说上一声呢,这些钱,借给你买房

子去!”原来老何从别人那里知道我的事情后,从银行取来了十万元主动借给我。那天我一把搂住瘦骨嶙峋的老何,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老何还是一个偶尔写上一首诗的人。有天早晨六点,我沿着大街散步,突然撞见了老何,见他正拿着一片树叶舔上面的露水。我好奇地问老何:“你这是做啥呢?”老何认真地说,半夜里醒来,来了灵感在一张烟盒纸上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关于露水的一个句子,却为找一个合适的词语反复琢磨,于是早晨出来尝一尝叶子上露水的味道。“天一亮,阳光一照,露水会没了。”老何说。我知道,像老何这样写诗的人,都是追逐灵感闪电的人。老何对一首诗歌的态度,让我想起了那个为“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深夜徘徊的唐朝诗人贾岛。后来,老何那首诗歌发表在一家省级诗歌刊物,他兴奋地给我打来电话,说要请上几个人吃饭庆祝一下。老何的那次宴请,花了四百多块钱,稿费是按每行诗歌两块钱计算,共是二十四行,杂志社可能是按“四舍五入”算法,给了他五十块钱稿费。老何,在这个年代,你还在为写诗,像小男孩一般舔一舔清晨叶子上的露水,我向你表达致敬。在这个人流滚滚的城市里,谁又路过了谁的世界?老何,或许就是在那天清晨,我路过了你心上湿漉漉的柔软小径。

还有来自乡下的吴小妹,她租了房子陪儿子在城里读高中。她在城市里开了一家卖早点的门市,那家门市隐身在一条巷子里,老墙上都有了一层青苔覆盖。我喜欢吃她卖的包子馒头,还有她亲自磨的豆浆。在这个城市早起的人中,也有吴小妹家店铺里阑珊的灯火,在刚刚揭开蒸笼的热气腾腾中,我似乎可以嗅到老家麦田里的气息。有天早晨我在她店里吃了包子喝完了豆浆,吴小妹执意不收我的钱,我迷糊了,问她:“吴小妹,你这是为啥?”吴小妹说:“哥,你是来城里唯一一个喊哥的客人,我儿子已经考上了大学,我的店铺明天就要关门了,我想回老家种果树。”那天早晨,我离开吴小妹的店铺,心里突然牵起一丝难舍。吴小妹,从今以后,在这个城市早起的人中没有了你,在乡下的鸡鸣声中,你是不是披着一身露水穿行在你的果园中?

在城市里,早起的人从雾气中似乎还打着呵欠的街灯下,从天幕拉开的熹微晨光中影影绰绰走来:扫大街的清洁工、开垃圾运输车的环卫司机、出租车司机、上学的孩子、为孩子做早饭的爸妈、赶往车站码头航空港的旅客、早市的人、晨练的人……是他们,让一座还处于睡意昏沉的城市早早醒来。

让我这个常常也早起的人,在心里为他们默默道上一声:早安!

车过黄河

周志斌

苍凉的北风
从蒙古高原更北处吹来
大地孤独地摊开手掌
将浊浪托向天际

金戈铁马,鼓角争鸣
浸泪血泪的黄河水
在一次次杀声震天后
流淌死一般的静寂

车过黄河
追寻炎黄刀耕火种的
痕迹
河水于黄土,断崖、大坝
奔涌成一段悲怆深沉
的历史

那些文明和血泪
浸润黄河的不羁与苍凉
融入华夏民族的
血液,或铸成铮铮铁骨

黄沙漫道,白骨露野
日夜奔涌的母亲河
在千年的如血残阳里
滋养马匹、大地和文明

一条河流,从不迷失
最暗的夜
在东方强劲的血脉
里,奔腾不息

小城老字号

马海霞

县城里有一家王氏火烧铺,做的肉、素火烧特别好吃。说是火烧铺,其实就是一把遮阳伞撑起的路边摊。在我的印象里,这家火烧铺至少开了二十多年了,生意一直红火,每次去买都得等很久才能买到。

这家的火烧一直是用传统的火炉烤制,火炉外形是圆桶状,上层是圆形平锅,下层是烤箱,烤箱下面是个圆形的炭火炉。把包好的火烧用手托着放到一层涂满薄油的平锅内,双面煎至起硬皮,再用铲子将其移到下层烤箱,继续用炭火烘烤。

近几年,各种新式烤箱做出的火烧,没有传统火烧皮酥味香,所以,想要吃到王氏火烧铺的火烧,还真得早起排队买才行。

王氏火烧铺的买卖好,引来不少人效仿,但终因搞不到王氏火烧的配方,味道不好,没有维持下来。一月前,隔壁开了一家传统火烧铺,店主是对夫妇,男的以前在大饭店当厨师长,厨艺高超,调制馅料对他来说小菜一碟。王氏火烧,素的二元一个;肉的三元一个;隔壁火烧铺主打价格战,素火烧一块五一个,肉火烧四元一个。

他家开业那天,我远远观望,看着火烧出炉了,赶紧跑去买了两个。吃了几口,感觉味道寡淡,就不想再吃了。

一日,有友问我,隔壁

火烧好吃嘛?我说,一人一个口味,自己尝过便知。友买了一个素火烧,吃过告诉我,王氏火烧铺的素馅火烧里,粉条都看着油亮亮的;而这家的素火烧缺少油水,所以,一点也不好吃。

一月后,隔壁火烧铺生意日渐冷淡,门可罗雀。老板娘一次对我诉苦,言语间有点后悔开店卖火烧了;说自己没财运,租了店面开火烧铺,价格也便宜,但还是没人来吃;看看人家王氏火烧铺,一个路边摊,二十年了,一直生意那么好,看来,人家是有秘方的。

隔壁的火烧铺最终还是关门大吉了。想起梁实秋的文章《萝卜汤的启示》,里面写道,杨太太做的排骨萝卜汤是一绝,别人无论如何也效仿不来。向她探询此汤的秘诀,杨太太只是咧着嘴笑,说没什么秘诀。最后,一位朋友道出了烹调的秘诀:多放排骨,少加萝卜,少加水。梁实秋让友效仿此法做排骨萝卜汤,“试验结果,大获成功。”

世上很多东西,其实没有秘诀,王氏火烧也没有秘诀,如果有,也只是:皮薄馅多,用新鲜上好的蔬菜、肉品,舍得放好油而已。隔壁的火烧,馅少油少,主打价格战,味道不好又有何用?世上没有哪种秘诀可以让人获得暴利,诚信做生意,薄利才能多销。



火烧云

汤青 摄

活出“无龄感”

刘 希

前两天看到一则新闻,国外一个八十三岁的老太太,带着伙伴们自驾游,一车老人的年龄超过了三百岁。看着那个穿着红色上衣,系着黄围巾的时尚老太,我不由得钦佩与羡慕她。老太太原先是做律师的,年轻的时候因为忙,没有考驾照,到老了突然有了周游世界的愿望。于是她报了驾考,所幸的是,通过老人的努力学习,在离她七十岁生日差两个月时,如愿拿到了驾照,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我们年轻人考驾照尚且都觉得难,一个古来稀的老人学习驾车的难

度可想而知。如今的她,经常开着车外出游玩,过得轻松自在,这个老人活出了“无龄感”,活出了我们年轻人没有的朝气和勇气。若老年时的自己,也像老太太这样,把生活过得丰富多彩,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该有多好?

想起对门最近传来了口琴声,断断续续,我以为是个小孩子吹的,哪知道一次经过他家门口,刚好大门敞开着,一个七十多岁的老爷爷拿着口琴对着乐谱在练习。见了我,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跟我解释说:“前阵子在老年大学报了一个乐器班,要练习好曲子准备参加表演。”看着老人认真的样子,我不由得竖起大拇指。

活出“无龄感”没那么难。国内七旬老人参加模特选秀,国外有六旬老人攀登珠峰,把生活过得像花一样漂亮的老人有人在。谁说老人只能用老态龙钟来形容?谁说人老无用,老人,只要满怀自信,就能把日子过得异常精彩。

活出“无龄感”是多么重要。老不服老,是对生活的一种积极态度。我们要挑战年龄,挑战生活,去实现未完成的梦想,做一个追赶时间的人,不向困难低头,勇于向困难挑战。迎难而上,不抛弃,不放弃。拥有这种打不败的精神,便能战胜一切艰难和困苦。

活出“无龄感”很幸福。幸福一直是我们追求的,但幸福却不是人人都拥有。活出“无龄感”的老人,才有收获成功的喜悦,有追赶梦想的快乐,更重要的是,在活出“无龄感”的过程中,完全释放了自己,找回了自己。人越活越漂亮,生活越过越精彩。